

贵州省文史研究馆 编

民国贵州文献大系

第二辑 下册

● 贵州田赋研究

李荫乔 著

● 西南采风录

刘兆吉 采录

● 贵州苗夷歌谣

陈国钧 采录

苗族調查報告

唐宋程元龍平定溪洞，世守程番。至生
襲。累傳至民新，於國朝順治十五年，

自唐末方定遠開疆。歷宋、元至明，於洪

前職。維新傳子鳴玉，鳴玉傳子鼎。鼎子

始自唐末程鸞。歷宋、元至明，洪武

登雲傳子起鵬，起鵬傳弟一鵬。

始自唐末盧君聘。歷宋、元至明，於洪武

用傳子俊，俊子廷珍。康熙四十五年

始自唐末方德恆，以征勦九蠻功，授官

世襲。累傳至正綱，於國朝順治十五年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整理编辑委员会

总 顾 问 龙志毅
顾 问 蒋南华 范同寿
主任委员 顾 久
副主任委员 王德玉 沈志明 杨玉和 靖晓莉(常务)
编 委(以姓氏笔画为序)
于民雄 王羊勺 王尧礼 何 萍
张伟云 张祥光 张新民 李立朴
李华年 李黔宾 陈 琳 翁家烈
黄万机 程亦赤 谭佛佑

编辑部

主 任 王羊勺
副 主 任 王尧礼 陈 琳
编 辑 胡海琴 郎启飞

民国贵州文献大系

第二辑（下册）

贵州田赋研究

李荫乔 著
商毅 整理

民國廿七年冬

貴州田賦研究

李蔭喬

《貴州田賦研究》原书封面

整理前言

公元二〇〇六年，在中国历史上注定会留下深深的印迹。自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宣公实施“初税亩”，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农业税开征，到公元二〇〇六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》废止，历经两千六百年，中国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画上了句号。这也为今人梳理研究农业赋税提供了一个历史时间节点。时至今日，当然不能说没有农民负担问题了，但“农业税”以及在特定时期有特定含义的词汇如农村“中心工作”等，确实在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。当今天成为历史，许多看似无关紧要，常常被人们随手扔进废纸篓的表格、文本、文件，或许就是后人百般搜寻的珍贵历史资料，而今天的实际生活情形更是难于保存。李荫乔的《贵州田赋研究》就为我们保存了上世纪初贵州农业税收的大量珍贵史料。

上个世纪三十年代，国民政府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地籍整理。中央政治学校成立了地政学院，“招考大学毕业生之有志于研究土地问题者，入院研究；于第一年基本学科研究完毕后，即派往各重要地区为实习调查三个月，返院时须呈缴调查实习报告，由各教授分子审阅，并命其以所获得之实际资料为研究论文。”“先后九年间出发调查之学员凡一百六十八人，成论文一百六十六篇，论文中关于各省县市田赋研究者三十六篇，土地整理者二十二篇……调查报告凡一百七十八篇，涉足所及者凡十九省，一百八十余县市。均收取其当地实际情形及其重要文书，存于报告中。”一九七七年，地政学院创办者萧铮先生主编，台湾成文出版社与（美国）中文资料中心影印出版了这些“手写恭楷”的论文

和调查报告,命名为《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》。以上文字即引自萧铮总序。《贵州田赋研究》是这套丛书首篇。这次据以整理的即此版本。

据丛书目录,关于贵州的还有周如瑾《贵州省土地整理之计划及其办理经过》、周如瑾《贵州贵阳实习调查日记》、邓长恒《贵州财厅实习调查日记》、唐陶华《贵州及贵阳实习调查报告》、王心波《贵州实习调查日记》及李荫乔《贵州贵阳实习调查日记》等五种六篇。

关于作者李荫乔,我没有找到任何资料。萧铮在序言中还说,学员们实习调查回来之后,“又一年始得毕业,分发各省工作”。《贵州田赋研究》成于一九三八年冬,李荫乔分发也当在次年或更后,尚处抗战最艰苦的时期。几十年过去,查不到战乱之时一个人的踪迹,当有各种各样的可能,不足为奇。不过,这些实习调查报告,对保存贵州那个时期的社会风貌是珍贵的资料,贵州人不该忘记他们。

书中有对中国工农红军的蔑称,史料应该保持原貌,故不作更改。

整理者

二〇一一年五月

序 言

地 籍

土地税为农业国家主要财源，我国仍在农业时代，自不例外。田赋为我国悠久普遍之土地税，昔为中央主要收入，今为地方财政命脉，时易势迁，屡经兴革，且因风土不同，各地实况亦异，而积弊之深，亦非想象所及。本文之作，即在明其实况，查其弊端，据为改革之图。惟以调查期短，自力不足，材料无多，难免偏漏，然向往之心，并未少懈，匡而教之，则幸甚矣！

本文共分六章，每章因实际材料之多寡，酌为节之设置，失均失称，势所必然。内容以实际材料为主，理论意见为辅，随正文阐扬发挥。

表格以章为单位，依序附列；册单表式，随文粘附；至章则法程，除少数粘诸正文外，则均附订于后焉。

谨序于重庆南温泉白鹤林本院

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清晨

民国贵州文献大系

第二辑（下册）

西南采风录

刘兆吉
胡海琴

采录
整理

劉兆吉編

西南采風錄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《西南采風錄》原書封面

整理前言

《西南采风录》是刘兆吉先生收集整理的一本民间歌谣集。名之为“西南”，涉及湘黔滇三省，实际上绝大部分歌谣采集自贵州境内，因此可说是一本民国贵州民间歌谣集。

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联合办学，一九三八年初战局恶化，又西迁昆明，组成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。三百师生组成“湘黔滇徒步旅行团”，由中将师长黄中岳任团长，曾昭抡、闻一多等五位教授为辅导教师，从长沙步行赴昆明。旅行团沿途做社会调查、民族民风考察，收集各种资料。南开学生刘兆吉采集了两千多首歌谣，后筛选出七百多首，汇编成《西南采风录》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
刘兆吉，山东青州人，生于一九一三年。一九三五年考入南开大学，一九三九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心理教育系。一九四九年后任重庆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，主要研究中国心理学史、教育心理、美育心理和文艺心理，首创的美育心理学，对世界心理学做出了独特贡献，为我国著名心理学家。

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，大多民族没有文字，他们文化的主要载体神话、传说和民歌民谣主要依靠口口相传。贵州地处偏远，这些民歌民谣世代传唱，飘荡在青山绿水间，少为外人所知，采入载籍者少之又少。因了时代的机缘际会，刘兆吉先生得以走到苗乡侗寨，不辞辛劳，搜集这些民歌民谣，使之得以汇集和流传，功莫大焉。在当时被誉为“现代的三百篇”，并为研究民族史、民俗、民间文学、方言等提供了宝贵

的资料,到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。

《西南采风录》初版于一九四六年,二〇〇〇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影印再版。此次整理以影印本为底本。

整理者

二〇一一年九月

目 次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朱 序 | (I) |
| 黄 序 | (I) |
| 闻 序 | (I) |
| 弁 言 | (I) |
| 西南采风的经过 | (245) |
| 歌谣区域的方音与国音之比较 | (250) |
| 歌谣的分类 | (255) |
| 情 歌 | (255) |
| 儿童歌谣 | (353) |
| 抗日歌谣 | (361) |
| 采茶歌 | (368) |
| 民 怨 | (372) |
| 杂 类 | (376) |
| 总 结 | (387) |
| 附 录 | (388) |

朱序

古代有采风的传说。说是每年七八月间，天子派了使者乘着轻车到各处去采集歌谣。各国也都设着太师的官，专管采集歌谣。目的是在“观风俗，知厚薄”，一面也可以供歌唱。这叫作采风，是一种要政。这传说有好几种变形。有人说是在每年四月开始农作的时候，“行人”的官摇着木铃子随地聚众采访歌谣。又有人说，男女六十岁以上没有儿子，便叫他们穿上花衣服，带着乐器，去采访歌谣。这些都讲得很认真，可惜都不是实际的制度，都只是理想。原来汉武帝时，确有过采集歌谣的工作，那完全是为了歌唱。一般学者看了这件事，便创造出一个采风的理想，安排在美丽的古代。但后来人很相信这个传说。白居易曾经热烈的希望恢复这个制度，他不知道这个制度原是不曾有过的。

民国六年，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研究会，开始征集歌谣。他们行文到各省教育厅，请求帮助，一面提倡私人采集，这成了一种运动，目的却不是政治的、音乐的，而是文艺的、学术的。他们要将歌谣作为新诗的参考，要将歌谣作为民俗研究的一种张本。这期间私人采集的成绩很好，二十年来，出了好些歌谣集，是很有意义的材料的纪录。这些人采集歌谣，大概是请教各人乡里的老人和孩子。这中间自然有许多劳苦艰难，但究竟是同乡，方言和习惯都没有多少隔阂的地方，比在外乡总好办得多。这回南开大学的同学山东刘兆吉先生在西南采集歌谣，却是在外乡，这需要更多的毅力。刘先生居然能采到二千多首，他的成绩是值得赞美的。

刘先生是长沙临时大学步行团的一员。他从湖南过贵州到云南，

三千里路费了三个月。在开始的时候,他就决定从事采集歌谣的工作。一路上他也请教老人和孩子;有时候他请小学里教师帮忙,让小朋友写他们所知道的歌谣。但他是外乡人,请教人的时候,有些懒得告诉他;有些是告诉他了,他却不见得能够听懂每一个字。这些时候,他得小心的再三的请教。若有小学教师帮助,自然方便得多。但有的教师觉得真正的歌谣究竟“不登大雅”,他们便教小朋友们只写些文绉绉的唱歌儿充数。这是一眼就看得出的,刘先生只得割爱,因为他要的是歌谣。他这样辛辛苦苦的搜索、记录、分辨,又几番的校正,几番的整理,才成了这本小书。他这才真是采风呢。他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,可以说是前无古人。

他将采集的歌谣分为六类。就中七言四句的“情歌”最多,这就是西南各省流行的山歌。四百多首里有三分一可以说是好诗。这中间不缺少新鲜的语句和特殊的地方色彩,读了都可以增扩我们自己。还有“抗战歌谣”和“民怨”两类,虽然没有什么技巧,却可以见出民众的敌忾和他们对于政治的态度;这真可以“观风俗”了。历来各家采集的歌谣,大概都流传已久;新唱出来的时事歌谣,非像刘先生这样亲历民间,是不容易得到的。书中所录,偶有唱本。刘先生所经各地,有些没能采得歌谣,他便酌选唱本,弥补这个缺憾。但是唱本出于文人之手,不同歌谣的自然,似乎还是分开来好些。刘先生采集的歌谣,也有猥褻的,因不适于一般读者,都已删去。总之这是一本有意义的民俗的记录,刘先生的力量是不会白费的。

朱自清

二十八年四月 昆明

黄序

二十七年一月，长沙临时大学决计西迁。师生之好游历者三百人，组成“湘黔滇旅行团”从长沙徒步走到昆明。旅途中，团员各就性之所好，学之所专，作种种考察和研究。文学院刘君兆吉，一路上专采集歌谣。

一路上，我是个常川的落伍者。太阳已西，“先锋”早到了“宿营地”，我还在中途。好几次（末一次，记得是在到曲靖的道上）我在中途遇到刘君，和老老少少的人们，在一起谈话——一边谈一边写。这样健步的刘君时常被我赶上。

一群人，围着一个异乡的青年，有时面面相觑，有时哄然大笑，是笑言语不通，手指脚画，面面相觑，是要窥测真意。本来，一个穿黄制服的外乡人，既不是兵，又不一定是学生，跑来问长问短，是稀有的事，是可疑的事——稀有，所以舍不得让他就走；可疑，所以对他又不肯说话。

这是我所见到的情形。刘君用力之勤，工作之难，可以想见。辛苦的结果，在六十八日之中，采集了二千多首歌谣，这不能不说是丰富的收获。将采集所得，汇刊出来，也是一宗有用的文献。语言学者，可以研究方音；社会学者，可以研究文化；文学家可以研究民歌的格局和情调。刘君除了喜爱文学之外，对于教育也有专长，此番采集，想也有教育的用意。教育者根据事实，运用工具，追求理想。由这些民歌，陈现了事实，贡献了工具，也未尝不能暗示理想。古人所称道的“诗教”，本只是士大夫阶级的特权，如何推而广之，就在今日教育者之努力。

这些民歌之中，据刘君说，有百分之九十是情歌。从辞意上看，诚